

1 为守住身后的净土

“新冠”疫情暴发后,在浦东国际机场 16 个境外旅客接收区中,有一个区的所有岗位,是由人民警察来值守的。

这个团队计有 77 人,大家把它简称为“77 团”。“77 团”来自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。这个团队在疫情开始后不久就驻守在机场一线,直到现在。他们有两项任务:一是负责入境旅客信息登记核实;二是负责护送入境旅客到酒店进行集中隔离。

浦东机场承担着全国一半以上国际航班的进港任务。作为接收境外来客最多的一大空港,这里无疑又是抵御新冠病毒的最前沿。

“77 团”一位民警说:“如果说我们身后的陆地是一片安宁的净土,那我们守着的,就是最关键的要塞。压力再大,我们得把它守住。因为千千万万父老乡亲在我们身后,我们自家的妻儿老少,也在我们身后。”

这是高风险的一路。在这一路上,“77 团”成员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——

“我们是警察,我们先上。”

2 第一例“阳性”

王中鹏,闵行公安分局机场防控专班临时支部书记。那段时间,国外疫情失控,进港的国际航班特别多。浦东机场跑道上,每天都有几十架大飞机降落,它们带来几千名入境旅客,单闵行区一个区,一天就要接收好几百。

卫健委的疫情公报里,每天都有“确诊”,有“无症状”,有“境外输入”。看到这些字眼,就会想到这世界有些地方愈来愈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,恐惧感就会像幽灵一样,在人群中悄悄游走。

“77 团”进驻浦东机场不久,王中鹏他们就遇上了第一例“阳性”。那是清晨 6 时接到的通知。通知说,昨晚接收的 200 名旅客中,有一例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;这位旅客的全部“密接者”,必须马上排摸出来。

这 200 名旅客是昨天深夜落地的。王中鹏看过手表,当专班各组冲破夜色,把这一航次的旅客送到酒店安顿好时,已是凌晨 3 时。旅客们放下行李,可以倒头就睡,可他们不行。尽管已十多小时没有休息,可这时他们还得议一下全天的情况,还得排一下未来一天的工作;尤其是,回到房间,他们还要脱下厚厚的防护服,好好洗一下才能上床休息。然而合眼还不到三小时,“第一例阳性”的消息又把他们的惊醒。

200 间客房要一一敲开,200 位旅客要一一叫醒,所有的“密接线索”,都必须一一核查清楚。

境外来客此刻的抵触情绪可想而知。他们从欧美大陆飞来,直飞的已飞了十几个小时,转机的更已折腾几十个钟头。一路颠簸,一路惊魂,好不容易安睡下来,又在睡梦中被惊醒。

“密接线索”必须立即排出,感染路径必须马上切断。稍有延迟,就意味着风险加倍。这跟交战中排除火力点道理一样。

第一次与“阳性”走得这么近,王中鹏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。他对着底下几双犹疑、恐惧的眼睛说:“我们是警察,我们先上。你们在我们身后,按预定程序操作。”

于是人们看到——走在前面的是警察,按响电铃的是警察,首先发问的是警察,遇到旅客光火、反复解释的也是警察。200 名旅客排摸完毕,已是正午。整整五个多小时,王中鹏他们没有上过一次卫生间,厚厚的防护服内,所有的衣裤都已经湿透。

3 包机与锦旗

外籍入境旅客中,最多的是韩国人。

闵行区是韩国人士居住较集中的地区之一,单虹桥一带就住有好几万人。韩国的商会还主动参与社区管理,成为一条特色经验,受到多方面人士的重视。这里有许多防控方面的标语,包含了中、韩、英、日四种文字。韩语志愿者在这里数以百计。凡韩语志愿者活跃的小区,韩国人士居家隔离等防疫措施,往往也做得比较规范。

复工复产,韩商行动十分迅速。上海“韩商会”会长朴相润与航空公司合作,用包机把韩国企业家送到上海恢复生产。这种方式受到普遍欢迎,每架包机都有一百多位乘客登机。包机客源单一,出入境管理较为集中,它



“迅速安全”的特点,为“复工复产”带来了新的动力。“77 团”对“韩商会”的做法表示赞赏和支持,对方先后组织了五架次飞沪包机。

“韩商会”是闵行区的老朋友。在受到“77 团”“警察先上”的真诚服务后,会长朴相润决定:疫情期间,上海地区所有的“韩商会”会员,在浦东机场落地后,先集中到闵行的宾馆进行集中隔离,两周后再回各区复工复产。

在成千上万入境旅客中,对“77 团”充满好感的还有中国台湾商人。在浦东机场落地的台商,数量多得有些出人意料,竟占到每天航班乘客总数的一半以上。如果遇上个别旅客不够配合,有些台商还会站出来为“77 团”说话:“跑遍全世界,就是他们做得最好,大家不要再嚷嚷了!”在台商送给“77 团”的锦旗上,“不忘初心”四个字最是亮眼。

4 中断的直播

一位 80 后警察,在“77 团”工作几个月后,成了一名视频制作“网红”。“中国工会网”“抖音”“看看新闻”等知名平台,都传播过他的视频。他叫丁德峰,是一名刑警,指纹和提

取物鉴别能手。

庚子年除夕之夜,好几个互联网大平台,其中有“抖音”、“快手”、中央政法委“长安剑”和闵行区政府网等,都来请小丁做跨年直播,编辑们还起了一个响亮的直播名——“机场抗疫的 2020 年最后一小时”。

小丁花了很大工夫来筹备这场直播。作为一个业余视频制作者,他懂得有这些大平台与他联手进行直播,毕竟机会难得。

可是,直播才开始一刻钟,就不得不中断了。原因是,一位耄耋老太出现在小丁工作台前。有人说:正好给老太太拍一段,增加直播的真实性和生动性!

但小丁不忍心把镜头对准她。他想,如果老人本身意识清楚,也不会愿意这样出镜。她年高力衰,状态很差,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。

小丁细细地问明情况,不由得为老人心痛起来。老太太从旧金山起飞,在首尔转机,身后还有整整两大车行李。87 岁的她,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?小丁让老太太坐下,歇一口气。他看着她疲惫的面容和凌乱的白发,又看看工作台上方支着的好几个手机镜头,心想:

她就像是自己的奶奶,奶奶来了,直播还不应该叫停吗?

老太太说冷,小丁马上拿来被子,轻轻给她盖上。老太太说饿,小丁轻声劝道:奶奶,这里还属于高风险地区,您先忍一下,咱们回到酒店再放开吃喝。

老太太说要上卫生间。小丁这回为难了。他马上去隔壁兄弟区接收点,向一位女同志求助。可随后的情况又复杂起来:老太太衰弱无力,女同志一个人还架不住,小丁只好再叫一位同事来支援。除夕的机场卫生间里,女同志细心地为老太太擦拭;两个大小伙子,则架着这个摇摇晃晃的老人……忙完整整 40 分钟,直到把老人送上大巴,小丁才回到那些直播镜头前。

这时,离开中央电视台的新年倒计时,还有最后几分钟。

5 铁骨柔情

她刚满 20 岁,是一位从遥远北美大陆飞回的浙江女学生。一位中年妇女推着她来到小丁面前。他以为她腿脚不便,帮助她们把全部行李放进了行李舱。旅客们这时都想早点去宾馆,场面显得有些混乱。当大巴即将启动时,女生才对小丁说:“我患的是骨癌,晚期,飞了那么长时间,现在就想早点回家……”

小丁的心重重地往下一沉。他有很强的“新闻敏感”。他很想把这位女生拍下来。他知道这将是他的作品中难得的一个人物。但是,小姑娘含泪的样子又使小丁没勇气对准她拍摄。临别时她回头留给小丁的,是一抹永远无法忘怀的笑容。小丁至今还记得,她脸上那种令人心碎的苍白。

她还待在宾馆隔离两星期。小丁担心她会扛不住。他想帮她早点回家。但他没有这个权力。

但“77 团”的支部书记王中鹏知道了这件事。整个团队的力量,使浙江女生回家的事情有了转机。王中鹏先向区里做了专题汇报,区里又郑重地向市里递交了请示报告……

那一天,浙江方面派出救护车,专门来接小姑娘回家。医务人员小心翼翼地把她抬上车。当车子闪着蓝灯驶离宾馆时,“77 团”许多成员都目送它远去,暗暗为小姑娘祈祷……

6 自责

“77 团”有规定,为防止感染,不能接触入境旅客的行李。可有时候,小丁他们实在无法控制自己。“我们是警察,我们先上。”有些场合如果自己再不站出来,小丁觉得那就是耻辱。

这是小丁第一次为一个航班等候这么长时间:第一名旅客凌晨一时整已登记完毕,而最后一名旅客直到四时半还没出现,队伍整整拖延了三个小时!当她终于出现时,小丁按捺不住大声问道:“你在干什么呢,这么长时间!”

她用沙哑的嗓音说:“我在……喂奶。”

小丁沉默了。面前是位风尘仆仆的母亲,怀抱一个婴儿,手里又拉着另一个幼儿,两大车行李跟在她身后。一家三口满面倦容,小丁甚至听出,隔着口罩,他们的呼吸都是沉重的……

他毫不犹豫地包下了那两大车行李。他一边护送这三口之家,一边为自己刚才的大声粗气感到不安。他加倍细心地为他们做好一切。直到把母子三人送上巴士,他内心仍在自责中。此后,他再也没有大声对旅客说过话。

每次帮完旅客回到接收点,小丁总要把手狠狠地消毒一番。以致没多久,他就似乎患上了“消毒强迫症”:每次看到消毒液都要挤一点搓一下。消毒液过量接触,已使他两只手背起满疹子……

只有一件事令他暗暗高兴:他制作的视频,点击率还在不断往上走,从几百几千,飙升到 50 万、60 万、80 万。人们喜欢在他的视频里,看远涉重洋回来的老人、孩子、母亲、情侣;也喜欢听着他自配的音乐,看机场里永远不知疲倦的清洁工、志愿者,以及背后写着“police”的警察……

“77 团”只是一个缩影。单闵行区,就有一千多名警察坚守在防控一线;而整个上海,像这样长期坚守在一线的民警,更是成千上万。他们岗位不同,使命各异,但那句话,他们与“77 团”成员说得同样顺口——

“我们是警察,我们先上。”